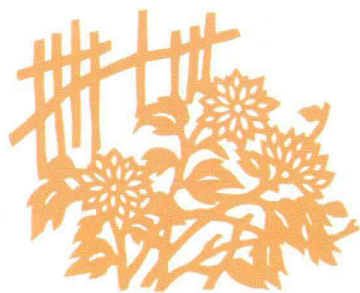


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



东篱采菊

石志藏
著

宁波出版社

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

东篱采菊

石志藏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篱采菊 / 石志藏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3.12
(北仑作家文丛. 第2辑)
ISBN 978-7-5526-1426-8

I. ①东… II. ①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4912 号

东篱采菊

著 者 石志藏
封面剪纸 张其培
责任编辑 徐欢欢 徐 飞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编: 315040

网址: <http://www.nbcbs.com>

联系电话: 0574-87259609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63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426-8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

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

袁 侠

双木为林。反之不然，林子里不会只有两棵树。

经过多方努力，《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一套十五本顺利出版了。依作者年龄大小，依次是——徐宏炳，金锡逊，屠明华，胡嘉成，张仿治，朱建华，戴忠平，石志藏，郑孟杰，凌晓军，傅三峰，韩光智，胡虹，彭素虹，黄海。

还是以树为喻吧，十五个作家，生活、工作在“海濡之地”的北仑，就像大地上抱团成林的树木一样，迎风感受四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向下扎根，说的是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着北仑，吸收着时代和北仑这个地域所给予的营养；向上生长，说的是，他们在北仑这块大地上的昂扬姿态，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在文字上的耕耘和收获，以及北仑由此呈现的一片勃勃生机。

2009年，《北仑作家文丛·第一辑》出版，时隔四年之后，第二辑以更大规模面世。如此助推，我们主要考虑的，不仅是北仑作家整体水平能

趁势再上一个台阶,更是,借此机会努力创造条件扩大林子的规模。林子大了,生态系统自然更加完善,作家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就更加来劲,树木成材的条件就更加完备。事实上也是,文丛第一辑出版后,对浓厚北仑文学氛围,培养文学人才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这次,第二辑文丛,我们的力度更大,再加上原有的基础,我们相信,北仑作家在宁波文坛乃至浙江文坛、全国文坛将有更加磅礴的气势和更加响亮的声誉。

树多成林,林中有材。十五本书,在内容上各有特色,其中散文是大宗。徐宏炳的《暮霞走笔》,金锡逊的《从近海到远洋》,胡嘉成的《古镇风物》,张仿治的《米饭为什么这样香》,朱建华的《故居》,石志藏的《东篱采菊》,郑孟杰的《忽如远行客》,凌晓军的《茴香》,傅三峰的《听取蛙声一片》,胡虹的《虹色映江南》,彭素虹的《往前赶路》,黄海的《一个人的山水》。散文是“绝大多数”,说明散文这一文体是最自由畅快的文体,也说明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主流之一在当代也有相应的地位和影响。此外,诗歌集有戴忠平的《赤潮》,曲艺作品有屠明华的《小戏小品小乐胃》,书话集有韩光智的《闲读诗书慢著文》。从年龄上讲,有古稀之年的文坛新手——提起笔来抒写大半生的人生感悟,老树生新枝,这是一个趋势,也契合了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重精神生活质量的走向;有正当青壮年的文坛老将——写作早已成为他们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成果上看,他们在文坛上的坚守和热爱,不但提升着写作作为一个专业的品质,也提升了北仑全力跻身全国发达县(市)区“第一方阵”的内在气质。整体检阅,这是一支由十五个彰显生命力的作家组成的一定程度能反映时代精神风貌和港城北仑特质的文学团队。

毋庸讳言,树有高低,人生“年轮”和文学“年轮”也各异,但是,正因高低,正因相异,北仑这块文学之林才显得别具生命的潜能和活力。十五个作家组成的北仑作家文丛第二辑,是北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潮流中一朵亮晶晶的浪花。

树多成林,林中的空气自然清新。由此,我们希望热爱北仑或者喜

爱文学和有志于文学的朋友,不妨到这片林子里来,哪怕是仅仅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也好!

文学和生活相关相应,向下扎根,文学之树承接地气;向上生长,生活之树四季常青。

(本文作者为北仑区政协副主席、区委统战部部长、区文联主席)

代序

笔做锄头纸为地

石志藏

码文字,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一项不怎么喜欢的业余爱好。

三十多年前,从一个乡村地地道道农民家庭出身的我,从公社半脱产干部做起,开始从事新闻写作,后来从事群文、共青团等工作,再后来转行到金融单位。我一直爱好并坚持着散文写作,一步一个脚印,边学边写,边写边学,竟弄得如醉如痴,乃至“上瘾”。

崇尚自然,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我,始终有着一份积极、阳光的心态。于是,在生活、工作、学习中,我发现了很多亮点,乃至闪光的美的东西。

“笔做锄头纸为地”,我在文学写作领域,做起了新的“农民”。

曾几何时,一些人似乎看不起农民,言谈中不乏微词,说什么“农民出身”“农民意识”,甚至“农民干部”……前面加上“农民”作为定语,似乎都变成了贬义词。要知道,上溯几百年几十年,我们的祖辈,都是头戴草帽、卷着裤腿、沾满泥巴的农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宁波人

还有更形象的说法“种田财主万万年”……农民有什么不好?!

当然,文学创作领域的“农民”,是新意义上的农民,虽然喜欢,但也不好当。因此,作为农民,耕耘才是收获的基础,才是硬道理。亦应了农民生活中的一句俗语:一脚勿去,一脚勿来。

多年来,我试图关注自己和他人的生,试图关注故土,试图关注故土的人文历史和它的新生,试图关注所能关注到的一切,逐渐不规律地写出了一些散文作品,字里行间,有着一方地域的人文乡土的气息。正像著名作家李建树先生在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序中所评论的:“志藏写作的一个优点,便是能时时注意走出书房回到生活现场,再通过种种最为熟知的生活和劳动的场景或细节,以一种非常自如的叙述口吻,触摸我们共和国的基础地基,同时描述一种永恒而朴素的农民式的情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省作家协会特邀评论员周维强先生评论说:“石志藏于《江南小巷》品味出‘飘逸又恬静的散文’‘古雅冲淡的水墨画’,他的《渗透古今历史的那份咸》则是一篇白话文‘盐赋’,由盐起兴而道及盐商而道及社会经济发展,咫尺间而有万里之势。”

虽然家在农村,家乡有山有水有草有木有花,当然也包括秋日里漫山的野菊和邻家篱笆上的杭白菊。但我仍然对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咏菊名句无限感慨。这“采菊东篱下”是一俯,“悠然见南山”是一仰,俯仰之间,蕴涵着天大地阔。几年来,虽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也结集出版过两本散文集,但我自己感觉离“真散文、美散文、大散文”的差距甚远,无论是语言的凝练程度,还是题材的广泛性、思想的深锐度等方面,仍需不断修炼。

“土地是母亲,耕种是父亲。”好在我仍紧捏锄头,耕耘不止。只要在努力,在行动,离目标终究会越来越近的。

只有“采菊东篱下”,才有可能“悠然见南山”。

目 录

总序/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袁侠

代序/笔做锄头纸为地……石志藏

第一辑 人间烟火

远去的乡村符号……002

记忆中的牛……006

故乡的院子……010

乡村“会餐”……014

河埠头风情……018

喜鹊,喜鹊……021

失踪的猫……024

萤火虫……027

种油菜……029

阴浪丝……031

坐火柜……032

打灶……033

撩“青浪”……035

第二辑 纸上春秋

- 半岛烽火……038
- 骨哨响处……051
- 北仑的盐……056
- 北仑海岸线上丰富的文化积淀……059
- 新碶新碶……064
- 芦江……068
- 北仑博物馆：斥卤之地的历史见证……072
- 想起当年的文学社……075
- 小镇邮局……078
- 城市书屋……080
- 静守一窗月色……082
- 惊蛰……084
- 桂子 桂子……087
- 阅读世界里的“自由王国”……089
- 小镇车站……092
- 满地鲜花……095
- 北电的“绿”……097
- 外轮靠上大港……099
- 海岛高唱“大路歌”……102
- 重读“保尔”……105
- 岁岁新年 今又新年……108
- 读、思、行……111

第三辑 人物影像

- 凝视一个盐商的历史背影……114
- 许世友白峰“当兵”记……121
- “缚脚秀才”钟观光……124
- “大梅山馆”主人姚燮……126
- 浙东阿凡提乐涵……128
- 李也亭：小伙计成“船大王”……130
- 赵康王与宁波元菜……132
- 阿荷……134
- 阿凤姐……138
- 瘸腿舅舅的幸福生活……145
- 刚柔并济陈德法……148
- 躺在古道上的我……151
- 兄弟阿虎……153

第四辑 行者无疆

- 黄山秋思……158
- 风雨金鸡山……161
- 半岛尽头访长坑……163
- 三清山的“路”……169
- 溪头瞻“神木”……172
- 淡水门夜钓……174
- 雾漫崇武……176

走读宏村……178

谒林则徐故居……182

东沙古渔镇……183

野柳之美……188

第一辑
人间烟火

远去的乡村符号

我的老家白峰小门水坑自然村的小溪边,有两个标志性的物件,左边一件是石凳,右边一件还是石凳。这两只凸形老石凳单个的重量有500斤左右,从前石凳安放在老溪上的舒家桥头,后来溪坑改造,就移到了现在的位置。凸形老石凳用整块红石作材料,做工算得上精致,至于石凳始于什么年代,村里的人都说不清楚。反正从前说到舒家桥头,当地人就会想起老石凳,有人不熟悉舒家桥边水坑自然村的路,问当地人,当地人告之:沿路往前走,溪坑边见到两只老石凳,往西拐,水坑就到了。因此,老石凳不仅是标志,更是符号。

那天,我脚踩饱经风霜的搓衣红石板,见溪中有溪水汨汨流淌、鱼翔浅底……此情此景,老家从前的一些人和事,犹如岁月深处的符号,在眼前跳跃……

集体经济时代的大队书记作为一个大队的最高首长,那时有绝对的权威。小门离当时的公社所在地白峰,路途较远,又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大队行政建制,老百姓有事很少越级找公社领导,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基本上都在大队书记那里解决了,书记俨然如“小国总统”。父亲当过多年的大队书记,我目睹了很多纠纷在父亲那里得到化解,比如两户人家产生矛盾,往往会找上门来,刚来时火气很大,各不相让,请书记“派派看”,“派”好后,两户主各得到了一个公正的结论,到门外就相互敬烟,心平气和地回去了。生产队长是那时公认的“劳动模范”,不仅

样样活儿在行,并且力气也大。那时乡村农田多烂田,双夏稻子收割时,烂田里的烂泥没到小腿,于是队长边出稻桶边挑“谷箩头”,干最苦的活。到粮站交公粮,队长挑着满满的一担稻谷,总是走在前头。每天收工,社员回家了,队长还在田间转悠。农忙时节,赤脚医生成天背着个红十字药箱在田间巡回,红药水、蓝药水、消炎药随身带,为社员现场就医。插队的知青,不太会干农活,常得到社员的照顾,在我印象中,来小门插队的多是驻白峰的仰岛湾部队干部的一些子女,知青中能人很多,有吹笛子,有拉二胡,女知青歌唱得挺好。一位叫胡兵的还会做木工,自己动手做家具,他后来应征入伍,还当上了团级干部。这些会乐器、能歌善舞的青年,参加了大队文艺宣传队活动,为活跃乡村文化生活,做出了贡献。兽医在当时农村作用很大,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和家禽,兽医除了阉猪、阉鸡外,还给猪看病。小门当时有位叫召伟的兽医,技术不错,给猪打针时,他会拿出一只大针筒,针管很粗,灌好药水,他悄悄地走到猪的旁边,“唰”地拎住猪的耳朵,一针扎在猪脖子上,猪的号叫声未落,他已将针筒拔出,召伟就说“好了”,猪拼命逃开了。至于阉鸡,他按住鸡身,拔掉雄鸡腰部的一些鸡毛,割一小口,用手指一掐,取出完整的鸡睾丸,雄鸡扑腾着飞走了。至于农村“五匠”中的篾匠,与百姓的生活更密切。老家所在的水坑自然村,有一户早年从宁海迁来的毛姓篾匠师傅,手艺祖传,每家每户的竹器用品,皆出自毛家人之手,像晒谷用的篾地、晒薯干的竹列,以至篮、米筛、镬架等等,他们干活时多在农村人家的堂前。篾匠劈篾需要有很好的刀功,劈篾时要分出篾青(即竹子的表皮)、篾白(竹子的内层),量材而用。篾匠师傅蹲功也好,干活时整天蹲在地上,尤其是编篾地。至于棕绷匠、椅子匠,多来自天台一带,也有宁海的,他们干活一般都吃住在主人家,一般在每家做上三五天的活,然后挨家挨户轮着来,一轮下来,有时候几个月回不了家。货郎担,则令我记忆最深,货郎一头担着糯米糖,一头担着兑换来的废铜烂铁,还有鸡毛、鹅毛、牙膏壳子之类,货郎手上不停地摇着皮制拨浪鼓,嘴上

念念有词：“哎——各家各户，废铜烂铁，鸡鹅鸭毛，牙膏壳子……好兑啦。”于是我们把平时积攒下来可以换糖的东西拿出来，一边讨价还价，一边眼睛盯着糯米糖，嘴里直咽口水。货郎收妥兑换的东西后，拿起小铁榔头和切刀，“笃笃”地斗糖，声音清脆入耳，我的眼睛紧紧盯着货郎的动作，生怕给少了。糯米糖常常有碎末，大气的货郎会补给你，小气的货郎担子一挑走了，我也只能干瞪眼。糯米糖不仅黏手，放在嘴里更会黏牙齿、牙床，但那时却是我们的美食。唱书先生叫阿雪，多说唱一些《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中的故事，其中有一句话令我至今记得，阿雪先生唱《水浒传》唱到野猪岭鲁智深救林冲时说：“那方面讲到花和尚鲁智深，早已到了野猪岭，正待两解差要结果林冲性命，‘扑’的一声，鲁智深从树上跳将下来，左右开弓将两解差打倒在地。哼！两个狗奴才，看洒家怎么结果你俩的性命……”阿雪先生每晚唱到关键时刻就不唱了，说：“欲知后事如何，明日再讲。”真是吊人胃口。地主婆是地主的遗孀，我们平时见到，也挺怕的。有一年初夏，我和小伙伴在地主婆家的堂前玩，地主婆一人生活，年事已高，动作不便，于是叫我们帮忙吊蚊帐，我们四五个小伙伴七手八脚终于把蚊帐吊好了，地主婆很客气，嘴上谢过我们后，又拿出一把小糖，分我们每人两颗。我们出来后，一个小伙伴嘴馋得不行，正要剥掉糖纸吃，我说：“不行，地主婆的东西不能吃。”那时，我们脑海中所所谓的“阶级斗争”意识还挺强的，我们又悄悄地把糖放在地主婆家的门槛上。

轱子是乡村远去的沉重符号，那时每个村有好几处轱房，听父亲说，光我们水坑自然村就有两处。其中一处叫轱子跟，我还有记忆。轱子有畜力拉和人力推两种。所谓畜力就是牛拉，有时人牵着牛缰绳赶，人不在时蒙住牛的双眼，这样牛以为人在边上，就一直围着轱子转。轱子一角，还有一脚踏的石捣臼，也是用来捣谷的，人必须登上去，双手扶住梁，再前一脚后一脚地捣谷，不过只有少量谷子时才用捣臼。做酱油，一般是用豆瓣做的，俗称豆瓣酱，煮熟至糊状后，晾在阴处，待发酵长毛

后,再拌上盐水,盐水要很咸,标准是盐汤调好后放个鸭蛋,蛋浮着不下沉方可。接着就将拌好的豆瓣酱拿出去晒太阳,期间还需用筷子搅拌,反复如此,直至晒成紫色。搓草绳,多用早稻草,因为早稻草比晚稻草软,搓绳前在稻草上喷水,再用木榔头敲几下,使稻草更软,以便于搓绳。草绳除了自用外,还可以卖给供销社。年幼时,我也搓过绳,不过我搓的草绳粗细不匀,也不结实,只能自用,供销社是不会要的。从前乡村人家,家家有一两缸咸齏,叫“长下饭”。腌咸齏,需要踩,俗称“闹咸齏”,这可苦了小男孩,因为女孩子是不允许上缸的。在我家,母亲将雪里蕻菜晒瘪洗净后,就准备好一口缸,放一层菜洒一层盐,全部弄好后,叫我待在缸里一遍遍“闹(踩)”。一缸菜往往要踩几个小时,单调乏味,脚也酸了,有时脚上有伤口,真是生生地痛。腌咸齏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到最后要“闹”出水分来,这样才结实,腌出的咸齏质量才好。十天左右,再翻出来重新闹一遍,叫“刨咸齏”。所以,年幼时每当听说要盐咸齏,我就怕兮兮的。而刮潭和岸鱼,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刮潭往往在溪里,溪水小时,在积潭处用泥土围成小坝,并将上游来的水用边渠汇出,四五个小伙伴用破脸盆或木桶,轮着将潭中水刮出“坝”外,待水干时,潭中的鲫鱼、泥鳅、鲢鱼,甚至黄鳝或鳊,束手就擒。鲫鱼有时很狡猾,装死钻在糊泥中,俗称“差泥”,所以有泥浆的地方,我们用双手翻一遍糊泥,钻在泥中的鱼也逃不过我们的双手。最后我们把收获的鱼货按参加刮潭的人数分成几份,大家带着“战利品”开心地回家。